

中國人文化藝術

佃戶林

詩選

新華書店發行

林 戸 佃

選 詩

等 堅 希 王 者 著

店 書 華 新 者 版 出

號一路鄉新路北川四海上

廠 刷 印 華 新 者 刷 印

號七十二路生福海上

林 戶 佃

版初月九年九四九一

版三月三年〇五九一

・ 者 輯 編 ・

社 書 藝 學 文 化 人 間 中

權 · 版 · 有

9136

1,0001—1,5000(S3)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唱毛主席……	徐秋風 一
向世界宣佈吧……	艾 青 二
大石湖……	邵子南 六
石人村，淚不乾……	涇水生 三
「閩錫山的催糧人」……	流 觞 五
大娘……	李 冰 八
新牛和他的羊羣……	張立雲 三
送毛主席飛重慶……	蕭 三 三
毛主席回延安……	張克夫 吳 了 止 四
黃河十八灣……	了 止 四

歡迎人民子弟兵

戈壁舟

你們的腳

高敏夫

槐樹下

胡征

新婚

嚴辰

彈唱小王五

劉衍洲

佃戶林

王希堅

被霸佔的田地

王希堅

催眠歌

王希堅

兒歌

劉御

全家忙

小空

除夕下江南

西虹

拔掉敵人最後一條根

柯仲平

紅旗競賽歌

魯煤

唱毛主席

徐秋風

太陽出來滿山紅，

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

杏花開來桃花開，

毛主席領導咱站起來。

三條犬路中間走，

毛主席和咱們手拉手。

蓮花生在水裏頭，

毛主席活在咱心裏頭。

走過了南北又東西，

誰不擁護咱毛主席。

百戰子過河沉不了底，

忘了我娘老子也忘不了你。

輩輩公雞號輩鳴，

跟上咱主席鬧革命。

向世界宣佈吧

艾 青

在這些山溝裏有些什麼秘密，
把它們向世界宣佈吧——

我們的政府不進行財政的偷竊，
沒有購買外匯的官吏，
沒有侵吞公款職員，
沒有私帶金條飛機到外國去的人，
沒有因大家的消瘦而肥胖起來的傢伙。

這裏沒有蹲在垃圾堆上尋找食物的失業者，
沒有賣盡勞動力之後伸出手來求乞的老人，
沒有在街燈下向行人裝着媚笑的妓女；
沒有母親沉重的嘆息，妻子輕聲的咽泣——
因為這裏沒有飢餓，
沒有不能申訴的冤屈，
沒有『失蹤』的兒子，
沒有不留字條就不回來的丈夫……

這裏的土地雖不肥沃，也缺乏江南的風光；

但是這裏沒有餓殍，沒有凍死的人。

人民生活得很滿足，很安寧；

倉裏有餘穀，冬天有棉襖。

代替了陰鬱愁苦，

他們的臉上含着微笑。

不必催索，他們把公糧送到政府裏；

有什麼慶祝或是什麼節日，

莊稼人也帶了紅纓槍，

排成隊伍，參加羣衆大會。

工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窮困，

他們成了食堂裏重要的主顧；

士兵不再遇到批頰與辱罵，

操演完了，是球類比賽，

晚上就在俱樂部裏舉行晚會。

青年學生們歡躍在田野上，

到處都聽見他們愉快的歌聲，

互相握手打招呼：『同志，你好！』

所有的人都被捲進學習的狂潮：

每個人向革命進行了自我批評，

母親們一邊餵奶一邊發言；

連『小鬼』也知道『平均主義』是『謬論』；

六七十歲的老人坐在陽光下，

帶着眼鏡閱讀着『整風文件』，

而且不斷的閉着眼沉思，

反省自己的歷史什麼時候犯了什麼偏向。

人生正常的課題也在這裏進行——

黃昏工作完了愛人們挽臂散步在河邊，

談論着『主觀主義』和假期的遠足；

未婚夫妻考慮着那一天結婚比較合適——

八月中秋？還是十月革命節？

剛生了孩子的少婦躺在醫院的產科室裏，

年輕的父親提了燉好的雞去看妻子和孩子；

一個機關裏的幹部生病死了，

總務科的人們忙着籌備追悼會。

一切都爲了反對法西斯主義；

爲了幾萬萬人民的自由與幸福，

爲了這個古老的國家的獨立與解放。

政治家、軍事指揮員、組織家、

哲學家、作家、詩人、技師、醫生，

所有的人們團結在信仰的周圍，

一切的技术組織在共同的目的裏；

也只有在這個最高的原則下面，

人人獲得了自由、博愛與平等。

我們曾經受過多少痛苦、恥辱、壓迫，

我們也曾經流過無數的血，

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了，

殉難者臨死時把希望交給我們，

直到今天，燦爛的日子終於出現；

多麼真實而明確，強烈而美麗，

就像初昇的太陽滾動在澄碧的空中……

但是敵人說我們是「匪徒」，

人民的叛逆指我們是「罪犯」，

那些造謠撒謊的人每天在污蔑我們，

他們沒有一刻不想撲滅我們，

他們的眼睛像蛇的眼睛一樣窺伺我們，

他們的忌妬比蝎子還要毒，

他們的恨仇比地獄還要陰森，

他們想把世界永遠蒙在欺騙裏，

使人民永遠呻吟在苦難的下面，

只有這樣他們才得甘心；

雖然嚴酷的時間將告訴他們這是最癡愚的夢想。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大石湖

邵子南

阜平城，抬頭看，

西北有座大白山；

大白山，出過虎，出過豹，

上得山來看費大半天。

山裏有個大石湖，

一年四季水不乾，

冬天冰亮兒萬丈高，

夏天的水也扎脚桿。

山裏人們窮，

鋤頭刨荒山，

玉菱腔，殺兒就像狼尾草，

蘿蔔長在石子兒中間。

一九四三年，

秋風兒已涼天，

日鬼子，在山下，

放一把火，弄一股煙。

從秋天，到今天，
噹噹的火燄燒紅了天，

鬼子就沒走，

石頭縫兒裏也搜遍。

要搜遍，就搜遍，

山裏有着游擊組；

白天出山打游擊，

黑間才回大石湖。

山頭放開瞭望哨，

支起一棵樹，

樹倒鬼子來，

樹在沒事故。

天明不見煙火，

天黑才把飯餐；

雞不叫，狗不咬，

小孩孩兒也不哭。

鬼子來搜山，

人們鑽了石洞洞，

鬼子看見了，

人們腿快賽過風。

儘管鬼子就有槍，

人們的石頭也够挖；

一面打還一面罵，

日鬼子，白瞪着眼兒沒辦法。

追急了，跑不及，
跳下懸崖去躲避；
日鬼子，走開了，
爬上懸崖笑嘻嘻。

大石湖，大石湖，
鋼一般，鐵一般；
餓不死，吓不死，
槌不扁，敲不爛。

就是有一宿，
伸手不見掌；
颼開西北風，
白楊葉兒拍開巴巴掌。

吃罷早飯，
滅了火光；
換罷瞭望哨，
還沒天亮。

游擊組的袁鳳南，
站在大石湖旁；
那立着塊石櫟櫟，
長着棵黑癩樹的地方。

頭上蒙條白手巾，
上身穿件藍衣裳，
藍布褲子青布鞋，
一支擲槍插腰上。

正等着，要開會，
鬼子到了坡頭上，
人影兒七八個，
離他只有兩三丈。

鬼子半宿就出發，
安了一條毒心腸；
扳着石頭尖，拉着葛拉藤，
抄小道兒繞過崗。

袁鳳南抬頭剛看見，
鬼子舉起手中槍，
叫一聲：『游擊組小子別跑！』
扳動機柄槍就響。

一槍打在頭頂上，
袁鳳南輪倒在湖旁；
鮮血流進大石湖，
一口熱氣慢慢兒涼。

這邊槍聲響，
山裏人跑光，
鬼子動手搜，
啥也沒鬧上。

天明鬼子退，
人們到湖旁；
一見袁鳳南，
眼淚便直淌。

女的靠着樹兒直啼哭，
男的抹着腰兒揉胸膛，
老娘娘只是嘆氣，
小孩子兒傻了一樣。

天昏地也暗，
日月也無光；
光流眼淚，
沒有話講。

老頭拖着領席，
小伙子抗着鏢頭上了山崗；
正要埋葬袁鳳南，
窟窿裏拉出他的擲槍。

一下子立起了游擊組長，
放悲聲哭晒了他的粗曠：
「這工夫兒，還捨不得他的擲槍，
真是副鐵打的革命心腸。」

好比一棍子通開馬蜂窩，
千百個蜂子往外闖，
人們的哭聲登時起，
萬千句傷心話闖出胸膛。

抬起了袁鳳南邊走邊哭，
全山裏的人們來送喪，
老娘娘像哭自己的親兒子，
年青的就像哭爹娘。